

和平戰線文叢



日 本・山越 瓏 著
鄭 宏 述・孫 青 合 譯

獄中獄外二十五年

大 光 書 局 印 行

217(41)

2241

和平戰綫文叢

獄中獄外二十五年

日本・山越瓏著

鄭宏述・孫青合譯

光復書局印行

和平戰綫文叢

9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七版

上海造 9501—12500册

人民日報出版

上海河南中路三二八號

總5284 36開 302面 ¥10.00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前記

列寧同志和斯大林同志領導的第三國際，從一九一九年三月成立起，就特別關心東方各被壓迫民族的鬥爭。在第二次東方人民代表大會上，列寧同志會鄭重地指出：『東方人民睡醒了，他們要實際行動起來，解決關於全人類命運的問題。』

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誕生後的翌年——一九二二年，日本共產黨緊接着誕生。所以去年是中共成立的三十週年，而今年則是日共成立的三十週年。今年的歲首，斯大林同志會給日本人民新年賀電。這一賀電表達了蘇聯人民對日本人民的真誠友誼和懇摯同情，鼓舞了日本人民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

最近，蘇聯更將『加強國際和平』的斯大林國際獎金授予日本和平鬥士大

山郁夫教授。這一件事的意義，正如大山郁夫自己在致斯大林的公開信中所說：『我認為，斯大林國際獎金之授予日本，意思就是說，日本反帝國主義的羣衆三十年來的頑強鬥爭，已獲得國際的承認。』

這本『獄中獄外二十五年』，就是日本人民在四分之三的世紀中反帝反法西斯頑強鬥爭的紀錄。由於本書在五年前（一九四七年）寫成，所以稱為獄中獄外二十五年。本書作者也是一位英勇鬥士，特別在向日本人民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介紹蘇聯各種鬥爭經驗方面，貢獻很大。山越龍祇是他的筆名，因為目前還未到公開的時候，所以這裏不準備揭出他原來的姓名。

本書對於反對日本軍閥出兵西伯利亞干涉蘇聯的片山潛的國際主義精神，日共天才的組織者渡邊政之輔在台灣基隆港的壯烈犧牲，緊握着紅旗拚死反對天皇惡法虐政到底的山本宣治，在天皇制裁判中揚言共產黨員到斷頭台上也不停止階級鬥爭的市川正一，無產階級的作家小林多喜二的英勇殉難，日本科學

的社會主義理論指導者野呂榮太郎的被害，站穩無產階級立場威武不能屈的經濟學者河上肇，以及德田球一、志賀義雄、野坂參三（岡野進）、宮本顯治等在獄中獄外堅苦卓絕的鬥爭史，都有比較詳盡的敘述。

日本共產黨總書記德田球一會說：『共產主義者最寶貴的品質，就是根除自私自利，就是爲了工人、農民及其他人民大眾貢獻出整個身心。……倘有一點升官發財的企圖，就不能從事革命運動。』這一段話，由這本書的記載中也可以完全證實。所以我同孫青同志合譯出這本書，一方面認爲可供了解日本共產黨人鬥爭史實的參考，在紀念日共成立三十週年的前夜，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同時，我們目前全國的知識分子，正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堅決實行自我改造，努力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自己，學習共產主義和建立共產主義人生觀。

顯然，這本『獄中獄外二十五年』，是可以提供作爲學習共產黨人的英雄榜樣的資料的，在充分體現共產黨人的高貴品質和革命樂觀主義的精神等方面，都

是值得廣爲介紹的。

鄭宏述

一九五二年五一勞動節遊行歸來

作者序

紅旗的前進，是無產階級先鋒的前進，也是無產階級的前進。無產者必須知道無產階級的歷史。知道歷史，才能夠自覺目前的處境，掌握歷史發展的規律，作為前進的指南針。歷史是循着階級鬥爭的道路前進的。階級鬥爭的歷史，也就是領導階級的黨的歷史，由於階級鬥爭的全部構造，是由階級的黨集中地表現出來的。

真正的歷史是真實的積累，但在不說真話的時代，歷史完全被歪曲，成為妖言鬼錄的堆積。所謂大日本帝國の長期『歷史』，就完全是後者。在過去無產階級無從學習自己的歷史，看不見自己的黨的真相，而且被誣蔑的謠言教唆着。

無產階級的黨，在日本被宣傳、被誣稱爲『惡魔』。爲人民鬪爭獻出自己寶貴生命的英雄們，被諛爲『赤賊』『逆賊』。無產階級的旗幟——紅旗，則一向被稱爲『國賊』的旗幟而加以蹂躪。

但是，現在到處飄揚着紅旗，保衛紅旗的歌聲充滿着天地間。紅旗的前進指示我們：誰是無產階級的朋友，誰是無產階級的敵人。一切陽奉陰違的人都現出了真面目，一切招搖衛騙的人也都現出了尾巴。

爲着無產階級和全體人民解放而鬪爭的真正愛國者，由歷史的鏡子裏面，大大地在勞動人民的面前映出來。無產階級被這些先進的人們引導着，人民解放的道路，已用他們寶貴的血標誌了出來。歷史告訴我們什麼是真正最值得珍貴的。具備忘我的精神，絲毫不計較報酬的獻身於革命的英雄，發揮了人類最高貴的品質。只有輩出這種英雄的無產階級，才是未來社會的棟樑，必然要替代其他階級把社會推向前進。

階級的歷史，特別是階級先鋒隊的歷史，必須在革命完成後，才能刻劃出完整的姿態。這一工作，當然需要正式的機關與陣容、大量的資料與充分的時間。目前做這工作的條件是不夠的，但爲了革命的邁進，客觀上有把真實的歷史（即使是不全面的）表現出來的必要。特別是目前的情況：流行着以警察記載爲依據的歪曲書物、以報紙雜誌的風聞傳說爲資料的不負責任的彙編、以趣味爲本位的庸俗化的書本，往往將黑暗的過去加以美化，顛倒是非，混淆黑白，企圖哄騙勞動大衆。這種法西斯反動派的罪惡陰謀，實在一時一刻都不能容忍。因此，筆者不顧自己的淺學，也明知資料並不完備，但仍從事於本書的寫作。

我寫這本書，準備送給年輕的一代，送給日益壯大起來的勞動人民。因此引用了許多的統計資料，刻劃許多生動的人物和記載許多的事件，竭力使它成爲一本通俗的易於閱讀的書物。但個人的寫作，不免有許多缺點和生硬的地

方：希望以後通過修正和增補，使它逐漸趨於完善。

山越璫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日

— 4 —

目錄

前記	一
作者序	一
一 日本無產階級的誕生	一
二 潛・片山	一二
三 『米暴動』	三〇
四 日本共產黨的成立	四一
五 震災和白色恐怖	五四
六 評議會	六三
七 渡政	八一
八 無產政黨	九七
九 山宣	一一〇

一〇	全 協	一一九
一一	對天皇制審判的鬥爭	一二八
一二	三二年宣言	一四五
一三	小林多喜二的殉難	一五八
一四	爲和平而鬥爭	一七三
一五	野呂榮太郎	一九〇
一六	叛徒・奸細	一九八
一七	社會法西斯	二一三
一八	戰時的苦難	二二四
一九	獄中十八年	二三三
二〇	河上先生	二四三
二一	民主戰線	二四九
二二	日本無產階級的前進	二六〇
附錄	日本共產黨的當前要求——新綱領	二六九

一 日本無產階級的誕生

明治維新替日本資本主義鋪平道路，但明治維新並不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祇是一種把全國的政權集中起來，施行進一步專制的絕對主義的改革。所以維新以後人民的生活，不得不更陷於水深火熱。絕對主義的明治官僚政府，在它的對外對內方針上——對外是對抗遠比日本進步的列強，對內鎮壓幕末以後不斷起來反抗的人民，首先是鞏固政權的基礎，急劇地走向『富國強兵』這條道路。以一個資本主義基礎十分薄弱的日本，而要急速地發展到具有近代化軍備的資本主義國家，當然就不能不過度榨取勞動者以獲得蓄積。

因此，維新以後的農村，仍進行像戰國時代、德川時代那種二公一民，五公五民的嚴重剝削，領主的名義雖不存在；可是實際上農民仍然沒有得到解

放。在明治初年，各地所發生的農民暴動事件，比幕末還多。在這種情形之下，明治藩閥政府爲了加強對人民反抗的鎮壓，就不得不強化軍隊和警察力量。大批在農村中無法謀生的人，都湧向都市來，到了都市，則被騙到工廠、鑛山出賣勞動力。日本的勞動條件是比殖民地還低的，他們所得到的待遇和條件，也同樣受着農村低下水平的限制。在工業中心環節的軍事工業中，更有憲兵監視着，同軍隊中的強制勞動一樣；在鑛山和建築事業中，則有『監獄式』的宿舍制度。生長在農村的女子，她們的出路不是賣淫，就是到製絲或紡織工廠中去度『比籠中鳥，比監獄更慘苦』的勞動地獄生活。在大都市的貧民窟中，也充滿了失業和半失業的人們。

資本家只知進行殘酷的權取剝削，對於全體人民的權利絲毫不加考慮，勞動者如果稍爲提出一些要求，他們就用軍隊、警察和官吏加以彈壓。在財閥所經營的煤鑛中，工人的待遇完全和囚人一樣，常常會受到私刑。製絲業中的女

工，更不時會遭遇非法的拷打。完全過着奴隸一樣的生活。

想從資本家處，得到人權保證既已絕望，日本的工人兄弟們就知道必須靠自己爭取。但在明治前半期，資本主義還在原始蓄積時代，勞動者人數並不多，因此要團結起來進行鬭爭，也還不可能。明治二十年，是日本資本主義確立產業資本的時期，就在這時候，日本的勞動者也開始確立了『階級』。從下面工廠、鑛山設立的數字中，我們可以看出發展的情況：

	明治維新（一八六八年）以前		一八六八年 至一八五年		一八八六年至 一九〇二年	
	三三	二〇	九二	二四	二八六	二一四
金屬工業						
冶金・鑛山						
製絲業	一〇	四〇三			二、〇六五	
紡織業	三五	一四三			一、四〇六	

鐵路是產業的動脈，從鐵路延長也可以看出產業資本的發展：日本的第一條鐵路（東京、橫濱間的鐵路）是在一八七二年鋪設的，長二八・五公里，以

後每年都有些增加，到一八八八年已達三百公里；其後更急劇增加，一八九〇年超過二七〇〇公里，到甲午戰爭（一八九四年）時，已經有三千四百公里，到日俄戰爭結束的那一年（一九〇五年）則已達七・六九七公里了。

隨着資本主義產業的發達，日本的勞動者也日見壯大，形成了他們自己的階級。所以日本無產階級的形成，是明治後半期的事情。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勞動者人數的增加上看出：一八八六年全日本的勞動者數是十萬左右，到日俄戰爭的時候，已經達五十萬，到明治末年（一九一二年），更達到了八十六萬三千人。日本的勞動人民，就是這樣地作爲一個階級充實自己的力量，而且在鬥爭中壯大起來。

日本的資本家們，從來就沒有把人類的基本人權當作一回事，他們把勞動者看作家畜，看作囚犯。他們壓根兒反對民主，不具備外國各民主主義革命指導者的資格。他們爲了獲得暴利，就用各種方法來支持和加強絕對主義的官僚